

在国内文化研究更多地倾向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语境中，将以威廉斯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纳入视野，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尽管此类研究已有不少，但作者还是找到了自己的角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赵宪章

文化唯物主义是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的理论成果之一，也是威廉斯学说思想的核心。本书不停留于对研究对象的静态描述或认同式研究，而是有批判式反思意识。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汪正龙

ISBN 978-7-5077-3903-9



9 787507 739039 >

定价：29.80元

# 雷蒙德·威廉斯 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研究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Cultural Materialism of  
Raymond Williams



舒开智〇著



学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研究/舒开智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077-3903-9  
I. ①雷… II. ①舒… III. ①威廉斯,R.(1921~1988)  
—文化哲学—唯物主义—理论研究 IV. ①B561.59 ②G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7513 号

**责任编辑：**李 耕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开本尺寸：**880×1230 大 32 开

**印 张：**10.25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80 元

# 目 录

## 绪 论 / 001

### 第一章 文化唯物论的四个关键词 / 023

第一节 文化：作为一种表意实践 / 024

第二节 语言：从中介到社会实践 / 044

第三节 文学：一个社会性和历史性的概念 / 059

第四节 意识形态：作为意义和观念的生产过程 / 080

### 第二章 文化与实践：走向自由与未来 / 097

第一节 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主义、结构主义与葛兰西  
转向 / 100

第二节 符号、意识形态与文化创造 / 122

第三节 表征、“社会写作”与人的自由 / 145

### 第三章 文本与社会：超越形式主义 / 172

第一节 文本与社会：从形式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 / 175

第二节 情感结构：在文本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接驳 / 190

第三节 审美情境：开放性的历史分析 / 221

### 第四章 启示与批判：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当代审视 / 235

第一节 威廉斯的文化观念对现代审美主义文论范式的  
挑战 / 236



◎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研究

- 第二节 威廉斯的文化界定与审美文化的后现代转向 / 252  
第三节 在发展中悬置：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反思与批判 / 265  
结语 / 291  
参考文献 / 301  
人名索引 / 318  
主题索引 / 321

# 绪 论

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社会进入到了一个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由于科技进步带来的新的社会生产力迅猛的发展，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一个新的、重要的现象——大众文化出现了，这是身处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遇到也没有料到的，并且这种新出现的大众文化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现象。法兰克福学派最早意识到这种现象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挑战并做出了回应。由于深受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带来的心理创伤与痛苦记忆，耳闻目睹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欺骗与操纵，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既通过美学批判谴责大众文化的标准性与整一性，也通过意识形态批判谴责极权主义通过大众文化对人民实行蒙蔽与控制。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解中，原本最具有创造性的文化已走向了异化，不仅不是人的创造本质和个性的确证，反而成了统治人、操控人的力量。因此，他们习惯于斥责大众文化道德上的腐朽影响和美学上的贫乏。

在中国，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在中国大陆也开始出现大众文化这一新兴现象，并迅速占据大众日常生活的中心。大众文化的这种快

速扩张，不仅对传统高雅文化的精英趣味和尊贵地位构成了威胁，而且对传统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引导者及大众代言人的身份和地位形成了巨大冲击。在这种背景下，不少知识分子产生了莫名的失落感和焦虑意识，纷纷把目光转向了来自异域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话语，从阿多诺、霍克海默尔、马尔库塞的著作中寻找分析和评价中国大众文化现象的理论资源。

进入 21 世纪以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继续被许多中国大陆学者作为分析当前大众文化的理论参照和价值准则。在中国，市场经济运作带来一些消极负面影响，尤其是市场经济和利润法则对文化领域的过度渗透和侵蚀，要防止市场目标和商业逻辑对文化产品的宰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维度显示出它的合理价值和社会意义。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中，引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和需要，有利于对文化生产中出现的消极丑恶现象进行批评。

但是，正如凯尔纳在充分肯定法兰克福学派理论贡献的同时，也旗帜鲜明地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即所有的大众文化都是负载意识形态的和同质化的，都具有愚弄和操纵被动消费大众的效果，同样是应该拒绝的。“我对第一代批判学派的理论家们（阿多诺、霍克海默尔、马尔库塞等）的回应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及其文化和社会因冲突和矛盾而分裂，而不像早期批判学派的理论家们所表述的‘单向度的社会’（one dimensional society）或‘完全操纵的社会’（totally administered

society)。”<sup>①</sup> 因此，在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时，也应看到它的巨大不足。

问题由此而来，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领域，由于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过分照搬，同样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忽视中国的现实语境，因而对于大众文化自身内在复杂机制的研究，还是显得相当贫乏。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形成时面临着法西斯主义利用大众文化产品鼓吹极权主义的特殊历史语境，大众文化在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市场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兴起，本身就有淡化、纠正“左倾”意识形态消极作用的功能，起着丰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精神需要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当前大众文化研究中，如果不经思考而生吞活剥地搬用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话语，就可能会导致简单套用一种产生于欧洲和美国社会地方性语境中的理论，而忽视中国地方性事实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中国当前大众文化研究在引进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文化批判思想的同时，还迫切需要借鉴另一种不同的大众文化理论资源，这样才能弥补当前文化研究中语境错位问题，更好地全面认识和分析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提升对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水平。在 20 世纪西方文化研究格局和学术资源中，被人们相提并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相对的就是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

关于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特色与意义，王杰教授指出：

---

<sup>①</sup>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关于电视批判理论》，见[英]罗杰·迪金森等编《受众研究读本》，单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3 页。



“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话语不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深入研究 20 世纪新的文学关系和审美关系，对以大众传媒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大众文化以及不同形式的亚文化研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发现在大众文化中所实现的交流对于认识现代生活、把握现代社会的现实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古典艺术、浪漫主义艺术所无法取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者们，对当代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和审美活动的深入研究中，努力寻找一条建设新的文化和新的社会生活的方式和道路，实现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批判模式向建设性模式的转变。”<sup>①</sup> 如果说这种探索形成了 20 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群星灿烂的局面，那么雷蒙德·威廉斯无疑就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

雷蒙德·威廉斯（1921—1988），英国 20 世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文学批评家，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其门下弟子、20 世纪英国当代杰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一向以苛评著称，却这样称誉：“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文化研究从他发现的比较粗糙的状态改造成异常丰富、资源雄厚的研究领域，因此而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英国的思想和政治图景，使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同行和读者长久地得到他的思想赐予”。今天，要探讨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源起、发展历程与思想特征，威廉斯无疑是其中绕不过的丰碑式人物。在威廉斯的文化研究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文化唯物

<sup>①</sup> 王杰：《漫长的革命：20 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与理论立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1 期。

主义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核心内容。为此，本书选取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作为研究对象，可以蠡测英国文化研究的源头特色及发展脉络，可以探析当下文化研究的走向与未来。

关于威廉斯及其在英国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地位，在其逝世的 1988 年，康奈尔·韦斯特发表了一篇简短的纪念演说，称其“是欧洲时代结束之前诞生的最后一个伟大的欧洲男性革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sup>①</sup> 自此以后，国际学术界掀起了一个评价的热潮，不但他的学生伊格尔顿称赞他“英国 20 世纪唯一的最重要、最富独创性的文化思想家”，“英国左派的权威代表——思想睿智，特立独行，研究题目带有其后的社会主义者无法匹比的多面性。”<sup>②</sup> 美国的戈尔曼在其编著的《“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中指出，他的“思想地位在许多方面都无与伦比，无疑是战后英国学识最渊博、最有成就、读者最广泛、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作家”。<sup>③</sup> 有论者甚至认为“英语的威廉斯同德语的卢卡奇、法语的萨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三位文论家”。<sup>④</sup> 关于他逝世以后留给英国学术界的遗泽，伦纳德·杰克逊指出：一是他对利维斯的高雅文化传统提出了另类解读方式；二是马克思主

<sup>①</sup> Cornel West. In Memoriam: The Legacy of Raymond Williams. In Christopher Prendergast, ed. *Cultural Materialism: The Legacy of Raymond William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sup>②</sup> Alan O'Connor, *Raymond Williams: Writing, Culture, Politics*, Basil Blackwell Inc., 1989, p. 7.

<sup>③</sup> [美]罗伯特·戈尔曼编著：《“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赵培杰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52 页。

<sup>④</sup> 转引自《外国文学评论》1989 年第 4 期。

义的或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论，三是他创建了一门新学科——文化研究。<sup>①</sup> 在本书看来，其中最核心的应是文化唯物主义。

关于文化唯物主义，在威廉斯生前，由于英语世界对其思想远远重视不够，几乎处于冷清状态，诚如戴维·莱恩在《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中指出：“自 1960 年汤普森在《漫长的革命》中对之作了些探索性的评论以来，直至 1976 年，伊格尔顿才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一书中首次对他的著作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这样一位重要作家被孤立的状态，一部分原因只是由于，他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以文学批评的形式产生出来的。而正如佩里·安德森指出的，这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不够繁盛的结果。”<sup>②</sup> 这一阶段仅有莱斯利·琼生在《文化批评家》中列出专章对威廉斯进行研究和 J. P. 沃德出版《雷蒙德·威廉斯》这本小书进行研究。

在威廉斯去世的当年，虽有一些悼念性文字问世，但是此时并未予以充分注意。只有其学生伊格尔顿撰写的《希望之旅的资源：雷蒙德·威廉斯的重要性》一文介绍评述了文化唯物主义，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标志着威廉斯正式与马克思主义有了关系，也标志着“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但不是威廉斯最终被马克思主义所占有，反倒是他冷静地占有了马克思主义。这是较早探讨文化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

① Leonaed Jackson. *The Dematerialization of Karl Marx: Literature and Marxist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4, p. 211.

② [英] 戴维·莱恩：《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艾晓明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80—181 页。

义关系的论文。

1988 年，简·格拉克（Jan Gorak）出版的《雷蒙德·威廉斯的异己心灵》（*The Alien Mind of Raymond Williams*）是专门研究威廉斯的首部著作。这本全面、简要介绍威廉斯的小书几乎触及了他的所有著作，分别以戏剧、文化、社会主义和小说四个主题将其贯穿起来。作者在这些主题中驰骋纵横，分析中不乏一些视角敏锐的观点。但是，该著作也提出了一些引人思考的问题，他对“文化唯物主义”提出了批评，其观点是否公允值得商榷。

1989 年，阿伦·奥康诺（Alan O'Connor）出版了《雷蒙德·威廉斯：写作、文化与政治》（*Raymond Williams: Writing, Culture, Politics*）一书。作者认为，该书通过“关键词”、“可知共同体”和“多视角透视”三个主题而得以组织。但从其具体章节看，他对自己研究论著构架的理解显然不够贴切。伊格尔顿在该书序言中指出，奥康诺并不是提供威廉斯主要著作的独立研究，而是将这些著作置于威廉斯漫长的政治生涯和社会机制的语境之中。2006 年，作者再次推出研究威廉斯的专著《雷蒙德·威廉斯》，其对威廉斯的理论热情引人注目。

同在 1989 年，作为关注威廉斯多年的学生、学者，托尼·平克尼（Tony Pinkney）将其关于“现代主义”的文集编辑出版为《现代主义的政治》一书。这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威廉斯未完成的写作计划。编者还著《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文为该书的导论，为研究其现代主义思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托尼·平克尼还在 1991 年出版了《雷蒙德·威廉斯》一书。与上述简·格拉克和阿伦·奥康纳的研究涉及多个



主题不同，该书集中研究威廉斯的小说。作者兼容了先前莱斯利·琼生和简·格拉克的研究，承认威廉斯是社会主义者和文化批评家。然而，他在小说研究语境中更多地视其为后现代的小说家。

1994年，约翰·埃尔德里奇（John Eldridge）和李齐·埃尔德里奇（Lizzie Eldridge）合作出版了《雷蒙德·威廉斯：创造联系》（*Raymond Williams: Making Connections*）一书。两位作者在导论一章中叙述了包括霍尔、安东尼·巴内特（Anthony Barnett）、弗兰克·克尔莫德（Frank Kermode）、伊格尔顿等人的看法，初步勾勒了威廉斯的学术形象。从第三章开始，该论著梳理了威廉斯的多部作品，包括《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等。严格看来，两位作者似乎缺乏研究意义上的自觉。他们尚未对威廉斯“创造联系”的具体工作提升为一般的理论，因此，认识威廉斯的工程还没有真正完成。

弗雷德·英格里斯（Fred Inglis）1995年出版的传记《雷蒙德·威廉斯》不仅参考了一般文献，而且大量运用了通过对话、信件等方式采访八十多位社会各界人士（包括许多著名学者、学生读者及威廉斯的亲人等）之后获得的资料，其中还包括一些珍贵的照片。这部传记相当于一部以威廉斯的生活时空为中心的文化史。作者较好地注意到威廉斯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对其后来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学术事业有着深远影响，认为读书写作与从事社会活动在威廉斯身上，几乎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

1999年，约翰·希金斯（John Higgins）出版了《雷蒙德·威廉斯：文学、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唯物主义》（*Raymond*

*Williams: Literature, Marxist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该书对威廉斯的文学批评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好的把握。2001年，他又再次推出了《雷蒙德·威廉斯读本》（*The Raymond Williams Reader*）。

2002年，澳大利亚文化理论与文学批评家安德鲁·米尔纳（Andrew Milner）推出《重新想象文化研究：文化唯物主义的前景》（*Re-Imagining Cultural Studies: The Promise of Cultural Materialism*），该书主要梳理《文化与社会》出版前后到2000年之间文化唯物主义意义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威廉斯思想与西方其他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思想之间的关联，同时论述了威廉斯学术话语中的薄弱之处。米尔纳按威廉斯的著述的时间顺序逐一地找出他的主要思想观念与当代文艺思潮的关联性。他所阐释的威廉斯的学术思想有：文化的概念、选择性传统、情感结构、文化唯物主义等。

2004年，澳大利亚的鲍尔·琼斯（Paul Jones）出版了《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社会学：一种批判性重构》（*Raymond Williams's Sociology of Culture: A Critical Reconstruction*）一书。作者在第二章主要勾勒文化唯物主义与威廉斯早期所接受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阐述了文化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理论之间的异同。

2008年，为纪念威廉斯逝世20周年，作为当今在威尔士文化和历史研究领域最出色的专家之一，戴·史密斯（Dai Smith）推出了一篇有关威廉斯一生的优秀传记《雷蒙·威廉斯：一位勇士的一生》（*Raymond Williams: A Warrior's Tale*），他从威尔士的边境山村（威廉斯的父亲曾在此担任铁路信号



员）到剑桥大学再到其成人教育生涯（威廉斯和他的新左翼同僚理查德·霍加特以及 E. P. 汤普森一起为了政治目的而选择的职业）细述了威廉斯的一生。该传记对理解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论思想形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2010 年，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和罗曼·霍拉克（Roman Horak）、莫尼克·塞尔迪（Monika Seidl）等又新编了一部由精心挑选的 14 篇文章组成的著作《关于雷蒙德·威廉斯》（*About Raymond Williams*），涉及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威廉斯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威廉斯的著作与批判社会理论的关系等，内容全面丰富，其中不乏洞见之篇。

除了这一系列专著，国外的威廉斯研究还见于论文集和一些文化研究论著。论文集当属杰夫·华莱士（Jeff Wallace）等人 1997 年编辑出版的《雷蒙德·威廉斯今论》（*Raymond Williams Now*），其中包括《关键词、意识形态和批评理论》、《戏剧化社会中的戏剧》等八篇文章。涉及威廉斯研究内容的其他论著主要包括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的 1995 年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Culture, Ideology and Socialism*）、汤姆·斯蒂尔（Tom Steele）1997 年的《文化研究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斯蒂芬·伍德汉斯（Stephen Woodhams）2001 年的《历史的缔造：雷蒙德·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和激进知识分子 1936 – 1956》（*History in the Making: Raymond Williams, Edward Thompson and Radical Intellectuals 1936 – 1956*）等。2007 年，威廉斯的女儿，当代英国诗人和评论家梅林·威廉斯（Merryn Williams）将其父的有关论文结集出版，为研究威廉斯提供了新的契机。与威廉斯研



在这部专著出版之前，2006年还产生了两本研究威廉斯的博士论文。其中一本是李兆前的《范式转换：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学研究》。作者提出，她的“论文主要是以利维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学研究模式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为参照，借助库恩的范式理论来研究威廉斯的文学模式，阐释威廉斯的戏剧研究和小说研究的概念、方法和理论建构，以及有选择地对比、考察他的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凸显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学科区别性，认为其标志着一种突破英国文学研究危机的新的文学研究范式的诞生，即文学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转向。”另一本是刘进的博士论文，于2007年出版成专著《文学与“文化革命”：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学批评研究》。作者与李兆前一样也是研究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学批评思想，在第五章试图以“文化革命与文化唯物主义”为题探讨二者的关系。

2008年，徐德林完成了博士论文《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与发展》，作者通过考察与整合关涉以伯明翰学派为中心的英国文化研究发展历程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思想因素，探究与分析其间的纠缠与耦合，厘清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总结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特征与历程，引申出书写与建构文化研究学科史的方法论。论文虽然并未详细论述威廉斯的文化研究，但是对我们探究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源流与特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2009年，杨炯斌以《雷蒙德·威廉斯和文化研究的转向》为题推出了一篇全面丰富的博士论文，作者认为，从文化研究史和跨学科的角度看，威廉斯的文化研究包括五个亮点：文化研究的形成、文化研究的美学转向、理论转向、社会学转向和政治学转向。作者还提出，威廉斯的文化研究形成了

究专著相比，上述论著的研究视野更加宽阔，学术界也更能从中看到威廉斯的重要性。

国内关于威廉斯及其文化唯物主义研究，首推博士论文。第一本博士论文是傅德根 1998 年完成的《走向文化唯物主义》。作者将威廉斯的思想发展划分为“左派利维斯主义”时期、转变时期和文化唯物主义时期。对于前两个时期，他分别细致地梳理了《文化与社会》和《乡村与城市》两部论著。对于后一时期，他主要解读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并旁及威廉斯的其他著作，体现了他对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解。作者开创了国内系统研究威廉斯的先河，其意义不言而喻。第二本博士论文是赵国新 2001 年完成的《背离与整合——雷蒙·威廉斯与英国文化研究》。作者大致以时间为序梳理和解读了威廉斯的若干主题，包括“文化与社会”传统和“反映论批判”等。相对于前一本博士论文而言，该论文突出了“情感结构与文化分析”的关系，最后一章还触及了文化研究的政治维度，因而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和参考价值。第三本博士论文是吴治平 2002 年完成的《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研究》，作者对它做出修改后于 2006 年出版成专著《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刘进对其博士论文的评价也适合该书：“以问题意识为出发点，以威廉斯本人的‘关键词’研究方法为研究方法，比较深刻系统地对威廉斯的文化理论进行了研究，她的研究善于将威廉斯的思想与其他人的思想进行比较”。<sup>①</sup>

---

<sup>①</sup> 刘进：《文学与“文化革命”：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学批评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2007 年版，第 24 页。